

## 《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給中學國文教育的啟示

作者：莊佳琪

書名：《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

作者：彭瑞金

出版社：春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年 11 月

### 本書摘述：

《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一書以戰後迄八〇年代中期的四十年間為主軸，評述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華路藍縷建立過程，在這段確立真正代表台灣本土化的理論建構任務中，必然性的遭受到許多保守勢力或外來文化的壓迫與衝擊，而關心時事與民族的文壇人士，如何透過小說、詩、散文、戲劇的活動，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寫下一頁貢獻，而在書中也兼論及文學社團和文學思潮的意義和影響。

本書就上述架構，共分六章論述：

第一章以「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起源」為起敘，敘述了一九二〇年起開始的一連串台灣文學運動的「破」與「立」，從舊文學的破產，到文化抗日激起的浪潮與民族意識覺醒，透過文化運動中獨立的新文學宣告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誕生，在烽火中的文學運動也積極的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與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動和抗拒。

第二章「戰後初期的重建運動」，評述光復初期實行政治肅清，中國軍隊在登台後，欲徹底掃除台灣人的文化意識，其中「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新文學運動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台灣文學的主導權落入統治者認同的外省人手裡。

第三章「風暴中的新文學運動」說的是台灣新文學運動最黑暗的時期，把持朝政者有意識的進行「戰鬥文藝」與「反共抗俄文學」，台灣新文學運動在日據時代皇民化政策，以及戰後二二八事件，都受到重大的挫傷，但被連根斬掉，還是由於反共抗俄戰鬥文藝運動。

第四章定為「埋頭深根的年代」，具有台灣人本土意識的文學又開始發芽冒新枝，從本土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到台灣詩的現代化與本土化，許多文人也開始嶄露頭角。

第五章「回歸寫真與本土化運動」，敘述 1970 至 1979 年臺灣文學回歸寫實與本土化運動，創作力旺盛的年輕一代輩出，鄉土文學大盛，但也和保守勢力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

第六章題為「本土化的實踐與演變」，從反映政治現實的文學出發，道出對台灣文學的展望。

### 心得評論：

關於維護本土尊嚴、強調本土意識的話題，一直不斷在延燒著，彭瑞金老師以「台灣新文學運動」為題，觀察自戰後 40 年間(1945 至 1985)臺灣新文學活動的內容，其中我們看到了騷人墨客含英咀華，創作無數瑰麗篇章與作品，並且為本土意識的建構而努力，關心台灣土地上生活的人民與社會現實，雖然幾經挫折與阻力，依然屢仆輒起，為台灣文化追求主體性而不懈。

然而，文學作品必受時代影響或反映時事，這些都是台灣文化發展的重要資產，每一個過渡時期所遺留的珍貴作品都是文人的靈魂體現，也是台灣史上不可磨滅的記憶，更是身為台灣子民所應該知悉明瞭的文化精髓。

細讀《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一書，不難發現彭瑞金老師的立場是以生於長於台灣這片土地的人民立場出發，去看台灣文學的發展歷程。準確的分析了在這四十年來文學家所做的努力，羅列相關作品並將以分析，也善用其巧妙的修辭技巧讓讀者淺而易見的理解各家的風格與其所要表達的意涵，如談到六〇年代的散文名家：「以《雅舍小品》成名的梁實秋，不斷有舊作出版，賣的是舊傢俬，只是偶有新作發表。蕭白的散文不食人間煙火，管管把詩和散文融做一鍋炒，余光中賣弄中西典故，都達到翻炒文字的奧妙。」這些恰如其分的短評，文字淺顯又不失談諧，因此即使本書題為《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雖然其意義重大、問題嚴肅，但彭瑞金老師以鮮活的筆觸連貫各個事件與文學活動，讀來卻很能使人接受，非存沉重之感，然文學主體意識卻滿貫於心。

在閱讀畢《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一書後，筆者以中學基層國文教師的立場而言，認為有三個面向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 一、國文教育與台灣本土意識文學的連結與整合：

一直以來，教科書的文化認同意識控制，國文完全是中國文學殖民教育的完全根植，從早期國立編譯館的統一版本到現在一綱多本的「換湯不換藥」，仔細分析國中國文六冊各版本的選文，其中的「中國作者」和「台灣作者」的比例懸殊之大，至今日仍無所改進，除此之外「去國懷鄉」、「昭示擁抱祖國」的文章也多有選錄，諸如琦君的「故鄉的桂花雨」、陳之藩的「失根的蘭花」等等，而關心台灣的本土文學卻寥若晨星，或顯得無系統、不成熟，許多優秀的作品並無受到選文小組的青睞。

中學的國文教育是涵養學子的基底與文化情操，長久以來，這種不平衡的教科書文化認同意識一直箝制者學習者，五六十年來已成了一道阻礙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的無形枷鎖。

傳統的「中國文學史」教育，歌詠著「唐宋古文運動」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讚頌著「新樂府運動」與杜甫的「即事名篇，關心時事」，當國文教育還醉心於所謂大中國情結時，眾多不同文類的台灣作家，開始關心這片「拊我畜我，長我育我」的台灣土地，拋開舊中國的歸鄉祖國的統一模式，思考現實存在的根本問題，討論如何立足與強化本土意識的概念，融入新文學的「純台灣思想」，彭瑞金老師將其定調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在其自序中也說道：「在形式上，它就是台灣文學的本土精神、台灣意識的傳承，代代相承，也就形成了台灣文學本土化綿長的運動歷程。」

因此，國文教育與台灣本土意識文學的連結與整合也就顯得分外重要，彭瑞金老師亦持此看法：「讓台灣子弟的語文教科書教授台灣作家的作品，使台灣人創造的文化資源回歸台灣人心靈生活的途徑。」身為中學國文教師應該更深切體認到此任重道遠的文化使命，將此理念融入於教學中，負起在地人民的一種責任感，並能了解其中的重要意涵，使國中國文教學能正常化與本土化，更切合這片土地。

## 二、「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接續與開展問題：

事實上，讀《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確能激起關心這片土地的人對台灣文學運動的關注，繼往開來的為「台灣主體性」文學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有所開展與承續，在此書中，我們看到了無論環境有多艱難，政局的抵制有多嚴苛，有志之士還是能前仆後繼的堅持，「台灣文學能綿延至今天，證明文學的台灣精神不曾死亡，這也是身為台

灣作家過去奮鬥的目的，更是未來奮鬥的方向。」

誠如彭瑞金老師在其書自序中說道：「除非台灣文學全面回到台灣人的生活中來，本土化便需要繼續運動下去，推動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工程。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建構工程，仍然是台灣作家持續奮鬥的目標。」因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接續與開展問題也就更顯得重要，現在的台灣時局正面臨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的確立問題，身在這片土地的台灣人如果沒有一個確切的文化認同目標，很容易自我迷失或斷了前人努力的根基，葉石濤的「台灣意識」論清楚地指出，台灣作家應該站在台灣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人民的觀點寫作，唯其具有這種台灣意識立足點的文學才是台灣文學。

「蓋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我們曾為「亞細亞的孤兒」而動容，曾讓「台灣人三部曲」猛然敲擊心靈，也曾從「浪淘沙」中窺見台灣人的奮鬥精神，堅毅不妥協的象徵性格。《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書中羅列了太多的作品可讓我們沉吟再三。但是近年來，雖然「台灣意識」文學推廣的腳步從不曾停歇，卻已很少再出現抗懷前賢的優秀作品了，因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接續與開展的確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 三、如何使新一代青年關心並認同投注於台灣本土意識文學問題：

誠如以上所說，現階段的中學國文教育與當前政策，確不足以讓青年學子有所領悟與意識強化，更遑論去關心並認同投注於台灣本土意識文學上，我們的中學國文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國文學作品探討和源流說明，學生們可以學到非常有「系統性」的知識，但是對於「台灣文學」則無此「待遇」，相較之下，更顯得粗鄙簡陋不堪，孩子總是先被動性的學習，得到興趣後再有意識的去探索，如此之下，要如

何涵養其投注於台灣本土文學的認同心呢？

如何使新一代青年關心並認同投注於台灣本土意識文學問題，應從大量的普及閱讀台灣文學做起，建置環境教育，讓孩子從耳濡目染中加以薰陶，重視文學涵養與文化意識的培養，這也是教師與教育當局所應肩負的傳承責任。

**結語：**

《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有系統的整理了 1945 年至 1985 年的文學發展概況，「台灣，無論作為一個民族，或是作為一個國家，絕對不能沒有自己的主體文化，並且還應該優先被建立起來。七十六年前，台灣新文學發軔伊始，台灣先哲便著文呼籲，台灣人要想成為世界上偉大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學。」這種觀念，是不是應該給年輕學子當頭棒喝的文學主體意識，讓生活在這塊土地的子民有繁衍文化的力量與信念。

今日範文當道的中學國文教學方式的確無法激發國中學子對文學的熱情與使命，即便這一、二十年來當局不斷地在進行教育革新，試圖鎔鑄新的教學模式取代僵化傳統語文的「字辭之學」，且對於本土教育這一塊也有所觸及與關注，但是以系統性和質量比例上來看，還是明顯不足的。而《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一書恰巧補足了這一方面的需求，國文基層教師也可以此書為基本綱要，自編合乎中學生的教材，讓學子可以在這個重要的領域，獲得全面性的了解。

因此，在《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一書的理念下，以中學國文教師的立場而言，我們須注意國文教育與台灣本土意識文學的連結與整合，以「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接續與開展為己任，並要竭所能使新

一代青年關心並認同投注於台灣本土意識文學問題才是。